

<<中国纪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纪事>>

13位ISBN编号：9787544322508

10位ISBN编号：7544322505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海南出版社

作者：许知远

页数：27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中国纪事&gt;&gt;

## 前言

不算成功的尝试大约两年前，我开始问自己，你能谈论自己的国家吗？

你能否安静地把一件事讲清楚？

那时，我厌倦持续了四年的虚张声势的国际评论写作：煞有介事地谈论华盛顿、伦敦与新德里的局势，将马基雅维利、亨利·基辛格和沃伦·巴菲特的名字纠缠在一起，从民族国家纵横到后现代世界。

这种写作充满了快感，却也常常不知所云，它让我不时陷入虚空，对于更真实、生动的生活反而失去了感受。

一种焦虑油然而生——我不过是那些死去的西方思想家和英文新闻媒体的传声筒，不断讲述的是二手、三手甚至四手的经验，它们遮蔽了自己的声音。

如果运用自己的双眼、双脚、头脑，来观察、触摸、思考中国社会，我能发现什么？

怎样表达出来？

这本不到300页的小书正是这种尝试的初步结果。

我试着去讲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而不是立刻进行价值判断；去描绘细微的变化，而不是宏大叙事...

...我知道这种努力不算成功，它经常会滑向自我沉溺，为了感受的独特性，而夸张个人感受。

我的价值判断也会急不可耐地从幕后跳出来，打断原本刻意镇静的叙事。

它最终没变成我写作的新探索，它们仍然是单调的、令我厌烦的2000字的随笔。

想起随笔这个词，我经常心生不安。

依稀记得一位作家说过，诗歌是青年的艺术，小说是中年的创造，而随笔则属于老年。

似乎从21岁开始写作，我就一直处于老年状态。

如果哪一天我开始写诗，或创造了一幕戏剧，那才是真正突破的到来之时。

我怎么也忘记不了尼采刻薄的评价：批评家生活在精神王国的最底层。

但不管怎样，这些不长的随笔仍算得上是努力尝试的结果，在我参差不齐的写作序列里，它们更加安静、节制与从容，也更依赖我的个人感受，在某种意义上，也成功地捕捉到了今日中国社会的某种情绪。

。

## <<中国纪事>>

### 内容概要

整个20世纪，国人用各种主义，各种理论解释中国。  
但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总是被这些抽象的主义所吞噬。

历史的连续性，日常生活的细微性、个人的命运，总是被历史洪流冲刷。  
以至于作为一个30岁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青年人来说，谈起自己国家时倒像个陌生人。

这一系列文章，是一种个人经历的陈述，它激起的头脑风暴可能比它提供的清晰分析更多。  
但它的确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看待自己国家的真实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困难重重并可能注定失败。  
但每个社会乃至每位个人，不都是在对自身命运与境况的探讨中，获得生活之意义吗？

## <<中国纪事>>

### 作者简介

许知远，1976年出生，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微电子专业。

现任职于《生活》杂志，他也是单向街图书馆的创办人之一。

曾出版《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转折年代》、《纳斯达克的一代》、《昨日与明日》、《思想的冒险》、《新闻业的怀乡病》、《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等。

书籍目录

不算成功的尝试吾国吾民小城故事唐山如何记忆祭南京中山陵国人的认同焦虑走向封闭的北大精神别人的生活傲慢与偏见三城记澳门！

澳门！

机会主义者的胜利被夸大的神话未完成的探寻寻找创造力空洞的华丽语言的革新石硖尾的大火你需要相信些什么中国的方式古装武侠连续剧没有秘密的崛起“大国崛起”厌倦症一座村庄的故事崭新的传统十年之后李约瑟的提问不仅仅为了解答李约瑟难题停止自我原谅2008年之后汕头一日价值的真空一个乐观主义者另一个周年纪念阿瑟·H·史密斯眼中的中国一切都是可以交换的日常生活的英雄考试人生熊彼德和蒙古大夫澳门—广州—上海—香港我们的进步年代火车随想魔幻的现实脆弱的自尊不安全的年代中国的叙事已经变化了的日本一场午后的漫谈遥远的工厂坚韧的源泉杜维明的努力费孝通那一代活在喧嚣的国度重新认识中国漫长的等待我们的镀金年代现在——让我们停止谈论企业家新闻业的旧边疆压抑的狂欢幼童的悲剧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 &lt;&lt;中国纪事&gt;&gt;

## 章节摘录

吾国吾民我在书桌前，坐立不安，头脑中被杂乱的碎片所充斥。

我要开始为《金融时报》FT中文网写一组专栏，主题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中国。

我今年正好30岁，出生的1976年普遍被视作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周恩来与朱德都在那年去世，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处于崩溃的边缘和新生的前夜。

我的个人经历在某个浅薄的程度上折射了这30年中国的变化。

我出生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小乡村，父亲那时是铁道兵的一名连级干部，在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之一的吕梁山地区修建铁路。

他的运气不够好，尽管在县城里成绩优异，却无缘上大学，当兵是这些农家孩子摆脱出身的唯一出路，在彼时，解放军是国家的骄傲，不管是保卫边疆，还是在山沟里铺设铁轨。

我在1983年来到北京。

在邓小平决定裁减的100万军队中，铁道兵首当其冲，父亲脱下军装，成了铁道部的一员，幸运地分配到了首都。

我对于80年代中国的记忆甚少，印象里那是个充满着朝气的年代，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知识分子在《河殇》里探讨中国命运，而街上则有了红裙子与牛仔裤，农民获得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什么庄稼和怎么种的权利，没人怀疑执政党，“小康社会”比起昔日伟大的革命理想，更令人憧憬……1995年进入北京大学时，蔡元培时代的“兼容并包”早已是昔日的传奇，甚至80年代的浪漫主义气息也消失殆尽。

大学正变成一个流水线式的加工厂。

我们被教育成一个讨人喜欢的工作者，年轻人对诗歌、理想失去了兴趣，IBM与宝洁公司招聘会上则人头攒动。

大学不再是新思想的实验场，而是工作前的培训中心。

告别大学生活前，一场dot-com风潮席卷了中国城市，它可能是我这一代人最浪漫的经历。

硅谷的技术天才正像是鲍勃·迪伦与麦克卢汉的继承人，《连线》则是新时代的《滚石》，他们都把旧世界撕开了一道裂缝。

我们都是全球化毫不保留的拥护者，我们理解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且颇为自得地认定，我们与那种浅薄的美国推崇者不同，它不仅是麦当劳、可口可乐与好莱坞电影，更重要的是，它有林肯的政治理想、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和哈佛大学的自由教育。

毕业前，我成了一名dot-comer，第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母亲一年的收入。

网络泡沫破灭了，我又成了一名新闻记者，中国的出版物不再仅由官方控制，一些以市场为基础的报纸、杂志，正学习用《纽约时报》、《商业周刊》的口吻报道中国。

在1999—2003年的几年中，我被一种强烈的乐观情绪左右着。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故事，它保持了1/4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全球化与信息革命使得我毫不怀疑自己正与纽约、伦敦、东京的青年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们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电影，用同一种Windows操作系统；市民空间日益扩大，新兴的中产阶级可能将最终导致一个民主中国的出现…

…我相信，中国必将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成为类似于美国那样的国家，以至于1999年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被轰炸时我并没有太多愤怒，并且怀疑游行的队伍的真实性——我知道我的同学们都在拼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

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种乐观情绪的消失。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迷信过各种东西，我们迷恋过市场，迷恋过技术，互联网将导致信息的自由流通，将打破政治权力对信息的垄断，迷恋过消费主义，它将消解极权主义……但是，一切的结果都与最初想像的不同。

一个外来者与生活其中的人对一个社会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我对中国的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报道的影响。

那些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时代》的记者和到访的政要，他们住在北京、上海的星级酒店里，看到新建的高楼大厦、宽阔的公路，交谈的则是一小群全球化了的中国精英，他们总是在谈论中国庞

## &lt;&lt;中国纪事&gt;&gt;

大的市场、令人惊讶的劳动力储备，中国的官员们的效率体验和对经济增长的迷恋。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商业力量从所有的伦理、政治、文化束缚中摆脱出来的中国，一个不顾一切要生产与消费的中国。

但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却必须承担另一些东西。

中国已成为一个价值失衡、庸俗、焦虑的社会。

为中国人提供内心安定感的因素大都已消失，传统早已失效，不管是儒家思想还是其他理想。

但新的价值观则迟迟未来，北京街头与华北乡村的墙壁上，粉刷着各种新标语招贴，让人想起“文革”时的口号，往往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

知识分子则在过去10年的社会变革中，彻底失语了，政治上冷感，更无力应对市场变革与大众文化的兴起。

就像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金钱是这个社会惟一的连接点，更糟的是，金钱还并非那种“利润面前人人平等的金钱”，在大部分时刻，它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

一种讥讽一切的犬儒主义已经盛行，人们不愿意严肃地谈论任何话题。

在谈论中国社会旺盛的生命力时，我们会发现，这种生命力中缺乏生气勃勃的成份，更多是一种没有任何禁忌的嚣张。

整个20世纪，国人用各种理论解释中国，但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总是被这些抽象的理论所吞噬。

历史的连续性、日常生活的细微性、个人的命运总是被历史洪流冲刷，以至于一个30岁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青年人在谈起自己的国家时倒像个陌生人。

我经常怀疑我对大英博物馆对面那几家小书店的熟悉程度，可能要超过我对北京南城的理解。

的确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必须从他们的角度来描述与解释自己所生活的国家，这种描述与解释正是这个社会目前最匮乏的。

因为他们对自己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深感迷惘，中国社会正陷入一种深重的焦虑中，对于物质的崇拜难以长期充当这种缺乏价值的替代物。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

”在介绍林语堂1935年出版的《吾国吾民》中，美国作家赛珍珠写道。

整整70年过去了，我们不仅没有进步，甚至大步后退了。

整整70年中，仍没有人比林语堂更从容、有趣、兴致昂然地描绘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我无意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专栏作家，告诉读者中国现状如何，有何种解决方案。

这一系列文章，是一种个人经历的陈述，它激起的头脑风暴可能比它提供的清晰分析更多。

但它的确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看待自己国家的真实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困难重重并可能注定失败。

每个社会乃至每位个人，不都是在对自身命运与境况的探讨中获得生活意义的吗？

## 媒体关注与评论

许知远一直是一个很讲究语言风格的作家，这本书和他以往刻意强调技巧的语言形式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刻薄一点讲，以前的许知远虽有自己的华丽而又略带忧郁的语言，但多少缺乏自己的独见，他的表达后面时常站着一个西方思想家，表达也有着公式化的痕迹，而他自己的声音通常被遮蔽而微弱起来。故而说起许知远，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他语言的特别和行文的潇洒，而对于他表达的内容总有不同的意见，这和余杰有着相同的问题，思想的浅陋容易让语言变得华而不实或者粗鄙。

如果说《中国纪事》这本书让许知远在内容上寻回到了自己，告别了传声筒的话，那这本书依然略带许氏痕迹的语言让叙述更加有效。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一旦内容完全属于自己，语言就更能够随心所欲，更能找准属于他自己的强调。诚如许知远自己所言，他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强调来谈论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从容不迫，安静内敛，超然而充满温情。

至少在这本书里，许知远找到了通往他理想当中的端庄、清新而精确的语言的路，至于能走多远，就全在他自己的坚持和追求了。

七十年前的赛珍珠说的话至今依然有效：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

唯有重新认识，才有可能让中国获得新的生机，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双面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讲，许知远们开了一个好头。

文/李伟长



<<中国纪事>>

编辑推荐

如果运用自己的双眼、自己的双脚、自己的头脑，来观察、思考和触摸中国社会，我能发现什么？怎样表达出来？

《中国纪事》这本不到300页的小书正是这种尝试的初步结果。

作者试着去讲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而不是立刻进行价值判断；去描绘细微的变化，而不是宏大叙事……今日的中国像一个人类行为的实验场，各种声音、颜色、混乱的思想、夸张的举止被压缩在一起，在其中交织、纠缠、融合着……中国最年轻的新锐思想家？

最新作品，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专栏文章，《生活》杂志联席出版人，《经济观察报》前主笔，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亚洲周刊》专栏作家，单向街图书馆创始人。

从许知远开始，重新出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